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七

宋　李明復　撰

成公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程氏學曰周公書出奔王子瑕王子朝奔不書出義與天王出居于鄭略同以周室衰弱忝離變為國風號令不行乎天下則畿外皆非王有故始於周公之

奔特書曰出以王者無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故後於子瑕子朝之奔而止書曰奔由天子之令不行於諸侯故逋逃罪戾之人晉楚敢受書之而晉楚之罪亦自昭然矣

謝湜曰王畿之外皆非王土故周公奔晉書出天王在鄭書出居以明王室下同列國也周公奔晉書出奔以明王臣下同列國大夫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逼且與伯輿爭

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與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絶于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程頤曰不以王命興諸侯師故書乞

謝湜曰征伐自天子則邦國軍兵諸侯所不得擅也

小國擅命求師於大國大國擅命取師於小國其罪

一也公子遂如楚乞師以小國求之大國者也晉侯

使郤錡來乞師以大國取之小國者也師不可乞乞

師邦國之專也小國求師大國取師皆書曰乞罪其

專也師非所乞乞師畀者之事也晉之大魯之小皆

書曰乞著其弱也

胡安國曰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伯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令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大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詞者蓋皆有報怨復讐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

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程頤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程頤曰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

謝湜曰成公會晉伐秦以道出京師因而朝王書曰公如京師為其不成朝也首書晉來乞師次書公自

京師遂會晉侯伐秦以明公如京師非專以朝王行也二百四十二年朝王于京師者成公一人而已又且朝禮不成則天下無朝王之實可知也公子遂之聘也書如京師而不書聘以其遂如晉非專於聘也成公之朝也書如京師而不書朝以其遂會伐秦非專於朝也以朝聘王室為名而其終繼以遂事則魯無朝聘之實於此見矣伐秦書遂著其惡也鄭復從晉故鄭伯會晉伐秦

胡安國曰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廵狩于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葢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

馬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于是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義逐蕩然無有存者孔子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謝湜曰公如京師本非朝王故公至不以京師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謝湜曰莒子莒渠丘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謝湜曰林父頼晉之力衛國釋其罪復其位故其返國書歸故定姜曰大國以為請不許將亡書自晉罪晉之容惡也書歸罪衛之失刑也若蔡季書歸所以正法若林父書歸所以著亂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謝湜曰鄭恃晉故公子喜又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謝湜曰孫稱夫人不稱姜氏絶之也至與入稱姜氏不稱婦姜貶之也女子以姓為氏故或以謚配姓或以婦配姓姓隨之矣則雖不稱氏可也或書婦姜或書婦姜氏其義一也公子遂以夫人至僑如以夫人至皆以夫人繫遂僑如者遂僑如以君命逆夫人故也

胡安國曰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謝湜曰秦伯秦桓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謝湜曰嬰齊公子遂之子宣公以私恩賜遂為仲氏魯人不絶其族故公子遂公孫嬰齊卒書仲以仲為氏自遂始故也

胡安國曰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程頤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公子負芻弑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又或問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即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復執之故稱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

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以

歸者强歸之辭

謝湜曰戚之盟鄭復受盟于晉故書同盟曹宣之卒

于師也公子負芻殺太子自立子臧不義成公而致

其邑戚之會厲公以成公有殺適之罪也於是執而

歸於京師去逆治亂以正大義聽命王室以正天刑

得侯伯討罪之道矣凡强國擅執諸侯不以有罪無

罪皆稱人貶之也惟厲公執曹伯執得其罪又歸于

王故執書晉侯善之也凡諸侯無罪見執皆不名以其義不當絶也成公執得其罪不名者以明厲公以貶絶之罪聽于王故也然則曹伯負芻義當絶也義當絶而不絶所以善厲公也曹伯襄衛侯鄭義不當絶也義不當絶而絶所以罪文公也

胡安國曰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

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呂祖謙曰曹宣公從晉侯伐秦卒于師使公子負芻守國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公子欣時即臧也負芻與欣時俱曹伯庶子公子欣時逆喪未歸之閒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晉為伯主率諸侯討弒太子之禍執曹成公而歸之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

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遂逃奔宋不肯立後來負芻歸自京師自為曹君大抵學者之患最是勇於義而不能精擇如子臧輕千乘之國視之如敝屣而不肯受固是勇為義然而講學不明擇義不精所以辭受取予之際亦不曉自曹宣公之卒太子是正嫡本當立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其罪當討晉人討篡弑之賊諸侯擇其賢者而立之太子在時子臧固不當立然而既死之後子臧固當受之可也亦當

討前日弒君之賊今乃遷延不受反使簒弒之人儼然居一國之上使三綱五常都失序豈是晉人之罪都縁子臧歸潔其身太過輕重隆殺都不分却説聖達節次守節之語觀這一二句便見他講學未盡擇義不精亦皆有病夫所謂節者天降生民民之秉彛不可加損天地聖愚人物同守之不可加損所謂節如文王之聖則曰順帝之則在易則曰乾之為道乃見天則今子臧講學不明卻以七縱八横超乎節之

外亦是子臧未曉得帝則民彛處雖有髙世之行難行之操不免所以得罪於君子都是擇義不精之過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

謝湜曰鄭伐許又受盟于戚故楚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謝湜曰宋共公卒平公幼弱權臣爭執國柄更相攻討故有華元蕩山魚石之亂孫林父自晉歸于衛華

元自晉歸于宋其罪一也

呂祖謙曰魚石止華元華元欲出奔晉此見得元畏

桓族之强所以欲奔晉魚石曰國人與之此見華元

有重望在巳又有二大功於國故國人懷之萬一華

元不反則宋國之人必討五桓之族魚石雖如此猶

能知向戍賢魚石能知向戍則必能免禍然終不免何

故以此見言之則易為之則難當時魚石歸華元亦

是好意元既反後遽逐魚石此是元曲處終不免能

計較利害故後來宋之禍始於此要之當時五霸雖强若留在宋時亦不妨況當時魚石之言儘好自魚石世為左師到此元乃易以向戌不用魚氏之族

宋殺其大夫山

程頤曰去族害公族也

程氏學曰宋殺其大夫山山蕩山也蕩山宋公族也乗君之喪作亂以弱公室殺公子肥背其族也是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絶矣故去族以示

法

謝湜曰蕩山公族大夫秉國喪禍弱公室殺公子肥臣之自絶其族者也絶其族者絶於族王法在所棄絶故去族以絶之物以根爲本人以宗族爲本人而無本則人道絶矣衞之衞侯燬宋之大夫山或書名或去族其惡一也

宋魚石出奔楚

謝湜曰魚石乃蕩山之黨故奔楚

胡安國曰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巳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

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禄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絶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程頤曰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句吳盛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

謝湜曰吳子横憑陵邦國尤重於楚方是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列國皆屈節會吳雖齊晉大國其大夫亦往親吳而會之中國陵遲甚矣會吳于鍾離會吳于柤會吳于向吳皆殊會者斥吳人而外之也外吳人所以責諸侯也吳本泰伯之後為太王之胎

今雖介在南蠻使率其職貢通于王朝固與魯衛諸邦俱爲同姓之戚乃不比之圖而溪名荐食自同强楚此春秋所以斥吳人而外之也

胡安國曰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

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閒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俯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謝湜曰許雖偪鄭與民効死守之可也失保國之道而畏難以遷靈公之自弱也與盤庚之遷異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謝湜曰陰氣太勝雨著木則成冰陰氣勝而雪常也

陰氣太勝而雨木冰非常也

胡安國曰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朱熹語録或問春秋成十六年雨木冰穀梁曰雨而木冰也註云介冑之象何休公羊註云木少陽幼君也冰陰凝臣也臣將脅君此乃五行家牽合之說未

可信終未見上温下冷之意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謝湜曰滕子滕文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謝湜曰戍公背戚盟出師侵宋前書同盟後書侵宋罪其無信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程頤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謝湜曰鄢陵之戰楚師輕窕而鄭成恃楚敵晉故楚子鄭師敗績楚子傷目而退故敗不言師舉重也鄭伯反覆違盟叛晉即楚其罪在所討矣厲公不能明大義以行伐務以攻戰為心故以晉侯主戰而罪之楚不書侵伐者三國之戰其源出於鄭公子喜侵宋故也前書侵宋則二國之敗鄭伯尤為大罪由此見矣

胡安國曰不書楚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耳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内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内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呂祖謙曰鄢陵之戰以兵家曲直論之楚新與晉盟而背之用師是晉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可見晉元

師憤然興師郤欲討楚獨范文子不欲戰曰若逞吾
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及臨陣又曰惟聖人能内外
無患自非聖人内寧必有外憂欒書之徒徒能外面
看晉楚之曲直不能於内看君之昏明説背盟棄好
討之必勝不知厲公驕縱遂至於滅亡大抵天下之
事有當作而不作惟知義之君子隨時輕重權衡隆
殺觀一時之勝敗如射共王中目見得楚之大敗晉
師三日館穀見得晉之大勝然楚大敗之後君臣戒

懼兢兢守國終始保全厲公一勝之後殺郤錡郤犨郤至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然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立於戎馬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懇懇之意可謂深切而終不救厲公之驕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見禍為幸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然亦有可責處文子雖有區區之意養之未充信未孚於人威望不足以壓羣臣是以終無所濟區區於衆邪之間事窮計迫拱手無策徒欲避禍而死使其加之講學終

無憤爭之禍必將見幾而作或出或處亦不至於徒

欲速死後之有志之士規模狹小者可以此為戒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謝湜曰鄢陵之敗公子側以司馬將中軍故楚以國

法殺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程頤曰晉侯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

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

故不足為耻也

程氏學曰夫子於魯事凡可耻者必為之諱禮也其我無失道乃為横逆所加則不諱沙隨之會晉强無義而不見公我何耻焉故直書之而在會諸侯俱有罪也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義同此

謝湜曰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鄢陵之戰公不出師故晉侯不見公以强令徵師徵國晉侯之無義也兩君相會而恃大以劫小晉侯之無禮也然則不見公惡

不在魯而在晉矣諱國惡目子之禮也君無失道而强國以横逆來加非君惡也非君惡則我國何恥焉故沙隨之會書不見公著晉侯之惡也

胡安國曰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而與强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没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没其

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詞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横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内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

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嫌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呂祖謙曰會于沙隨謀伐鄭鄭自鄢陵之敗後却堅意事楚蓋感當時共王之傷不肯叛楚直至終鄭伯之死後方從晉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謝湜曰厲公以王命伐鄭故會尹子尹子諸侯為王卿士者也

呂祖謙曰公會尹武公此是王官伯借之以為重

曹伯歸自京師

程頤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絶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程氏學曰十有五年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他執

諸侯皆稱人未有書其爵者稱人者執無罪故奪其爵此獨稱侯者執得其罪且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故與其伯討也按十有三年諸侯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左氏曰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傳與經意合葢足以為證矣奈何周王不能用晉之執寘諸刑典旋使復國失君甚矣故書曰曹伯歸自京師以譏之曹伯不名者未嘗絶也不絶曹伯所以累乎天王

也

謝湜曰成公身負不可容之大罪晉侯執歸京師方伯之義也天王不加大刑使以無罪復國失順天討逆之道矣故曹國之歸也爵而不名以明天王不絶其位也書自京師以明天王釋亂容逆也蔡季賴陳以歸衛侯賴楚以歸故蔡書自陳歸蔡衛書自楚歸衛曹伯非有所賴也天王赦之而已故曹書歸自京師曹伯雖在京師王不加絶非失國也故書伯歸不

書國

胡安國曰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絶也不絶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程頤曰寘之于苕丘也

謝湜曰行父吾國股肱之臣也執而舍之苕丘幽之使不得通也公之會沙隨也晉侯不見公公之會伐鄭也晉人執行父魯以一不出師君則黜而不得進卿則閑而不得通晉之逼辱魯國甚矣書不見書執書舍累其惡而罪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謝湜曰杜氏謂僑如欲去季孟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謝湜曰晉釋行父故行父及郤犫盟扈之盟晉為盟主盟以行父及郤犫者折晉之强也行父釋不書至者隨公在會被執故也

公至自會

謝湜曰會而執國卿其恥大故以會至

乙酉刺公子偃

謝湜曰左氏謂穆姜欲立公子偃行父歸殺之

胡安國曰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

室戰于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子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

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舍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齊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謝湜曰鄭畏楚未服故衛以師侵鄭晉再以王命合諸侯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謝湜曰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王臣亦與盟故書同盟

秋公至自會

謝湜曰會尹子伐鄭會尹子單子伐鄭皆以伐事未成故以會至

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

謝湜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九月失時甚矣而魯用以郊用者不宜用也三月四月雖失時然猶夏之春

也九月夏之秋也天事不敬未有甚於此者也故九月之郊書用郊著其失禮之大也

胡安國曰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享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況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謝湜曰以蕞爾之鄭晉以王命三合諸侯出伐而不

能服以强楚為之援也鄭太子為質於楚楚公子成戍鄭夏之伐楚子重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之伐楚公子申師于汝上而諸侯還然則諸侯伐鄭不若先楚之為利也能若齊桓修政事輯人民和邦國以王命伐楚而攘之則鄭不待干戈及境而來服矣晉厲公欲為覇主而内無遠謀此中國所以不振也尹子單子會諸侯伐鄭非正也諸侯致尹子單子伐鄭非正也然諸侯不遵王室久矣晉假天子命以王臣伐

叛乃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也諸侯比年伐鄭秋起兵冬而息夏起兵秋而息冬起兵十有一月而息內外疲苦甚矣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叟而在蕭墻之内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謝湜曰卿卒于外書地重之也尤氏謂從公伐鄭未至而卒嬰齊恐非叔肸子以其不以叔氏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貜且卒

謝湜曰邾子邾定公會不會葬故不書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謝湜曰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郤錡郤犨郤至由此被害厲公親昵讒嬖一日而殺三卿取禍之道也殺書國罪其國也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謝湜曰弑書國舉朝之臣害之也厲公不道數誅大臣由此臣下離心身罹不測故弑稱國以明禍發於國也左右大臣君之股肱手足也人君誅殺無常則股肱手足疑貳不安反為一人冦虐者有之矣有國家者其於撫御羣臣不可不戒也宋人殺其大夫不知治而其終宋人之禍上及於昭晉殺其大夫不知慮其終晉之禍上及於厲故易曰由辨之不早也

胡安國曰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

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
霈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
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
以憚老懼讒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
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為元帥
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
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欒書
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

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

闊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

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朱熹曰胡解晉弒其君州蒲一段意不分明似是為

欒書出脫曾問胡伯逢云厲公無道但當廢之

齊殺其大夫國佐

謝湜曰高國專齊久矣高無咎出奔國佐被殺權臣

之不保其終也

公如晉

謝湜曰悼公新立公修朝禮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謝湜曰魚石以罪奔楚今以楚鄭伐宋入于彭城乃魚石結楚以伐其國恃楚兵力而入為冦敵也復入絶之之甚也魚石外連楚鄭引兵向國雖曰楚鄭所納而志乃欲危社稷背逆之罪大矣入書復入以明在所誅絶也以復入著魚石大罪而楚鄭之惡不待

黜責而見矣

胡安國曰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托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

呂祖謙曰宋彭城在南京彭城在徐州二處相近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

朝築麇囿

謝湜曰築囿以養麇故稱麇囿

巳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謝湜曰諸侯同盟謀救宋也是時宋魚石連楚鄭入彭城楚鄭復興兵侵宋其為宋患大矣病惡恤患諸侯所同欲也虛朾之盟諸侯協謀救宋故書同盟

呂祖謙曰會虛朾此是諸侯借兵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義卷三十七

春秋集義卷三十八

宋 李明復 撰

襄公

程頤曰襄公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襄謚也

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謝湜曰楚以兵入魚石于彭城魚石以彭城附楚然則彭城以入楚矣故列國以救難之師為宋討魚石于彭城而圍之圍彭城書宋以明彭城宋之分地也春秋正彭城歸宋以著楚子之罪則列國之圍彭城可謂得討罪之義矣魚石之處彭城宋之大患也釋而不治則宋之宗廟社稷將為魚石所危矣然則彭城之師善之大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

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謝湜曰晉韓厥伐鄭列國大夫出次于鄫備楚而為晉援也然則諸侯惡鄭可知矣

胡安國曰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

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荆蠻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謝湜曰楚師為鄭故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謝湜曰王室方有大喪邾宣來朝衛獻晉悼遣大夫來聘諸侯無臣子之哀於王室也

胡安國曰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

馬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謝湜曰姜氏成公夫人先穆姜卒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謝湜曰鄭伯鄭成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謝湜曰鄭背晉固有罪矣然乘喪攻國非仁書侵罪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謝湜曰列國大夫謀鄭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

謝湜曰豹始為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程頤曰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責其不能守也

謝湜曰僖公恃楚未服故列國據虎牢而城之將以偪鄭也虎牢鄭邑不繫之鄭者列國取虎牢城之則虎牢非鄭所有故也虎牢鄭要害之地也城虎牢而

鄭人乃成以力偪其心腹而制之也大夫出疆臨權
制變不可中復者然後專之可也非此則大事必請
而後行城築大事也上不請命天子下不請命諸侯
而輒城虎牢大夫之專命也城虎牢書遂罪其專也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皋今為汜
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
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
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

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狄馬思啟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襄

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朱熹曰鄭之虎牢即漢之成臯也虎牢之下即溱洧之水後又名為汜水

呂祖謙曰晉悼公戚之會以鄭從楚故謀討鄭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善其言遂城虎牢鄭乃服此一段事雖小最見得悼公所以霸處蓋孟獻子魯國之臣也當戚之會獻城虎牢之謀知武子遂從其言此見悼公之君臣惟善是用初無親疎内外之

聞孟獻子雖魯之臣言一可用則欣然從之亦見悼公規模稍闊處晉之君臣能用善所以致得孟獻子敢言雖然是如此又須觀孟獻子納忠之由亦縁悼公初即位大宰規模足以服諸侯之心且魯君初朝晉歸語杞桓公以晉侯之徳是時魯之君臣已心服於晉孟獻子雖不立晉之朝於戚之會便獻城虎牢之謀武子欣然從之又須看獻子所以不外於晉晉亦不外於獻子這兩句須兼看晉之君臣視諸侯為

一體此晉之所以霸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謝湜曰左氏謂公子申偪子重子辛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

謝湜曰齊姜喪未畢出朝失子道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謝湜曰以朝晉行故以晉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巳未同盟于雞澤

謝湜曰是會也悼公假王命以合諸侯僖公新聽命於晉故會單子為雞澤盟是盟也王臣亦與盟故書同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程頤曰楚彊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謝湜曰自鄭背戚盟列國凡四伐鄭再侵鄭不能制

鄭而服之及城虎牢然後鄭國恐懼而從雞澤之會
王臣主令鄭伯聽命於晉陳雖與楚成公不待徵召
亦遣大夫如會從盟書陳袁僑如會以明中國威力
之盛也諸侯能以義服鄭如城虎牢則疑貳之國安
有不心服者哉諸侯既盟袁僑始至故諸侯大夫及
陳袁僑盟總曰諸侯之大夫者陳服而與之諸侯之
所同欲故也雞澤之盟鄭伯既受命於前陳侯復請
命於後方是時中國威令翕然復振者悼公之力也

上書及殊外大夫下書及殊陳袁僑

胡安國曰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

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書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師師伐許

謝湜曰靈公不會雞澤故晉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胡安國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

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遜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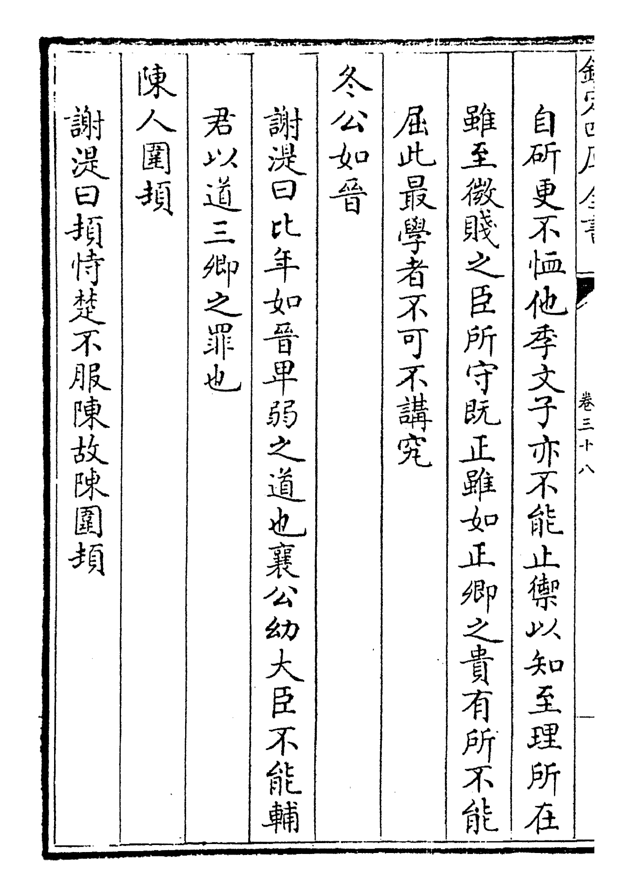
謝湜曰姒氏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謝湜曰哀姜既薨成風始正出姜既出敬嬴始正齊姜既薨定姒始正妾母之葬得從夫人以此而已尊無二上母以子貴故嫡母在則妾母屈而不伸嫡母亡則妾母伸而不屈

呂祖謙曰定姒成公妾非襄公適母又曰定姒魯襄公之母季文子魯之正卿定姒薨季文子降殺夫人

之禮以從菲薄國君之母薨而無櫬當是時季文子秉一國之政不能成君母之喪他主意要菲薄誰能諫止得他若要諫止須是勢均力敵之人如孟孫尚敢廢嫡立庶這一等人又不然其次如臧孫猶似可諫而數子又無一言以及之匠慶不過工人之賤乃能以此責季氏又擅伐蒲圃之檟以成其禮物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他日準備要自已用匠慶請木季孫説道與刼略何異以上卿如此忿辭匠慶一面



自斫更不恤他季文子亦不能止禦以知至理所在雖至微賤之臣所守既正雖如正卿之貴有所不能屈此最學者不可不講究

冬公如晉

謝湜曰比年如晉卑弱之道也襄公幼大臣不能輔君以道三卿之罪也

陳人圍頓

謝湜曰頓恃楚不服陳故陳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謝湜曰鄭與中國親故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程氏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非聘也左氏曰以成屬鄫注四年左氏傳云公如晉聽政晉侯饗之公請屬鄫杜氏曰前年請屬鄫故將鄫太子巫如晉以成之蓋魯欲屬鄫而鄫欲屬於魯也故不曰及其事未果於成否故不繫事列國有制皆統乎天子而魯

鄫私相屬又稟命於強國亂莫甚焉

謝湜曰鄫國世子同叔孫豹如晉者魯欲屬鄫鄫欲屬於魯二國同聽命於晉故也列國皆天子所封也變易天子封國不得王命而受之強晉亂之大者也不書及者二國私欲相屬其志同其罪均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謝湜曰會不殊衛者二國大夫皆受命於晉故也

呂祖謙曰會吳善道此段須通看晉幾次會吳不至

晉會得吳則分得楚之勢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程頤曰吳來會非為主

謝湜曰晉欲統一諸侯故合諸侯會吳于戚是會也陳鄭服從吳亦聽命會之盛者也以吳能從中國政令故進稱人以吳來會于戚故會不殊吳鄫也繫魯

故列吳下以鄫人列之諸侯則不與會之屬鄫也

胡安國曰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公至自會冬戍陳

謝湜曰以兵守之曰戍戍陳備楚難也救災恤患諸

侯之義也陳有外難而魯人戍之得諸侯救患之義
矣書戍陳善之也戍陳晉命也諸侯之力也不書諸
侯者諸侯心力不齊故也使諸侯同心協力則陳由
此安矣又豈有後日之患哉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
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程氏學曰五年冬戍陳十年冬戍鄭虎牢魯非王命
勤民遠戍戍陳為善戍鄭虎牢為不善何哉陳附中

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義助陳而拒楚師與之可也
經曰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斯善可見矣戍鄭虎牢則異於
是晉楚爭鄭爲日滋久鄭之從楚固云不義然未嘗
以義服之也二年戚之會遂城虎牢以逼之九年伐
之十年伐而復戍焉經曰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則中
國諸侯之惡益明矣城不繫鄭者諸侯城已駐師則
已非鄭有故耳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非諸侯

可得制也故還繫之

謝湜曰戚之會陳國受盟於晉矣今也楚師犯陳而晉率諸侯救之中國之義也書救陳善之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謝湜曰行父季友孫以季為氏故書季孫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

謝湜曰子蕩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以華弱不堪司武逐之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

謝湜曰鄫屬於魯鄫出會晉以廹莒難故也魯屬鄫而不能保鄫晉會鄫而不能救鄫二國之罪也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葢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鄫後與

黄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呂祖謙曰莒滅鄫齊滅萊鄫恃其公行賂於魯萊恃其私有賂於齊卒皆見滅以此知其不可有所恃萊雖小國亦不易取齊自是年中圍萊至十二月方滅萊以此見萊亦不專是倚仗夙沙衛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謝湜曰宿行父子行父卒未期而季孫宿出聘大夫之釋喪從事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謝湜曰齊為萊病久矣至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

謝湜曰費季氏邑季氏專魯故城費家邑過制而不

知禁此季氏所以耦國

胡安國曰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安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師師墮費其越禮

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唯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謝湜曰會于鄬謀救陳也楚師圍陳三月矣而諸侯方會于鄬以諸侯畏楚出救之緩也不書救陳著其

救陳之不力也鄬鄭地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謝湜曰諸侯卒名鄭伯如會名者為如會而卒故也楚之圍陳也僖公懼楚又懼晉故鄬之會獨後諸侯書鄭伯如會著其後時也鄭伯以出會後時不為諸侯所見故未見諸侯而卒書未見諸侯著諸侯之不義也鄵鄭地諸侯卒于外書地重之也

胡安國曰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

左氏則曰以瘧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夫天下之惡莫大乎弒君聲罪致討大義也而可以僞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弒而書卒公羊以為為中國諱以視左氏僞赴之説為較優疑得聖人之意故習其説者未之察耳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絶而自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

獸鄭突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吴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臣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晉也者諸夏之盟主也楚也者借王之盜竽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敢于黨惡僭亂之臣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弒於僭亂之臣豈有不

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内不地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其弒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

謝湜曰陳國被圍陳公子黄見執難固大矣然晉合

諸侯會陳于鄬有救陳之志也哀公不能效死以從中國責諸侯以捍禦之力戒臣民以死國之義一日背棄列國若匹夫懼難奔逃國君守衛社稷之忠不復見矣書曰逃歸罪其失人君之道也救難之師如解焚溺以死力率諸侯赴楚救陳之道也楚之圍陳也諸侯書會鄬鄭伯書如會陳侯書逃歸晉失救陳之道由此見矣其不能保陳可知也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

年諸侯戍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楚人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謝湜曰公懼難故數朝晉

夏葬鄭僖公

謝湜曰僖公書葬則鄵之卒非子駟行逆明矣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謝湜曰蔡楚之屬也鄭不恤楚難既以不道侵蔡又以不道獲其大夫取禍之道也不書戰及敗者非敗掩不備而獲之也故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謝湜曰邢丘之會以鄭有蔡功而會之也襄公在晉而季孫宿出會晉侯魯國權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而尊臣抑君何以率諸侯邢丘晉地

胡安國曰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詞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

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實也朝聘事之大者重頌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

謝湜曰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莒人來伐莒魯不義其罪一也

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謝湜曰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故楚師不旋踵伐鄭公子貞五年伐陳七年圍陳八年伐鄭楚一大夫而列國之師累歲不能制中國治政不葺可知也悼公欲為霸主而會盟兵革累歲不得息肩中國人民疲困可知也

胡安國曰齊宣王問於孟子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
曰有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薫鬻勾踐事
吳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
之間困强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
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
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
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
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

皆喜而子産獨不順焉以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强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謝湜曰大火所害者衆故書宋災凡稱災天降之禍

而爲之災也火陰中之陽也陽氣偏勝則火乗物爲

災

夏季孫宿如晉

謝湜曰宿報士匄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謝湜曰姜氏宣公夫人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

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謝湜曰公子貞之伐鄭也鄭子駟請從楚以紓民乃及楚平以鄭從楚故諸侯伐鄭以鄭服故盟于戲戲鄭地也以鄭服而盟故書同盟盟以小事大惟智與信而已智以行之信以終之完守仗信保國之道也鄭之從晉失此道矣故鄭人困於兵革而不得寧也

胡安國曰鄭之見伐於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策未為

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糇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

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子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謝湜曰諸侯之伐鄭也鄭人恐行成以鄭從晉故楚伐鄭方是時鄭能完守以備楚恃信以求晉晉有大援而楚不能加暴於我則小國之難解矣惟鄭二三其德而内無固守之忠故春秋著其禍而責之也

春秋集義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九

宋 李明復 撰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程氏學曰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柤

十有四年會吳于向三者殊會吳者聖人罪諸侯而

外吳人也蓋天子失政而諸侯亂中國無霸雖晉楚大國亦皆俛首以與吳人會且吳之暴横馮陵上國尤非楚比故也至哀十三年黄池之會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者成襄之間中國無霸而諸侯與吳人會然中國猶且為主焉故惟書會吳至此則又非鍾離柤向所可擬也春秋之末中國無伯黄池之會夫差擅强中國愈不能抗而吳子為主焉書吳之爵所以見中國之衰書晉之及所以抑吳人之横也抑吳人存

中國聖人之旨微矣

呂祖謙曰會于柤此是中國初與吳會是一件大事

最要看

謝湜曰吳子壽夢在柤而晉率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戚之會彼來會于戚中國為會主也中國為會主則

稱吳人以人待之也柤之會此往會于柤吳人為會

主也吳人為會主則稱吳外之也　外吳所以責諸侯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也偪陽妘姓國也會吳將以服吳也因柤之會而遷師以滅偪陽諸侯以不仁不義示外冦而道之也强吳入為中國冦害必始於此矣滅偪陽書遂罪其因會而滅國也罪其因會强吳而示之虐也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謝湜曰公孫輒從楚伐宋以其背晉也戲之盟口血未乾而鄭國背之罪其違同盟也鄭介於晉楚之間事晉則有楚難事楚則有晉難晉楚交兵久矣為鄭

計者一心以協中國鑿池築城以備楚修政令輯人民以致效死之守則楚雖暴横亦不可以為吾之患矣今乃反覆二心晉至則受命從晉楚至則受命從楚子孔為晉計則子駟為楚計子孔欲守盟則子駟欲背盟徒使禍連兵結士不得解甲而安春秋前書同盟後書伐宋著其反覆生禍也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謝湜曰鄭從楚伐宋故諸侯伐鄭齊世子光先滕薛以强弱為序也以强弱為序諸侯之亂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程頤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謝湜曰楚之討侵蔡也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然則諸侯伐鄭其禍皆三卿為之也鄭國兵難不息三卿結怨於民者深故微賤之人乘國怨怒而出為三卿之難也輔臣建立國議可以

不為遠慮者哉凡微賤之人竊發而為亂春秋謂之盜政刑修舉則盜亡政刑敗亂則盜起三卿國之股肱也盜以蓄怨入殺三卿則鄭之政刑敗亂可知也殺不稱大夫以盜殺之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

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强則精神折衝閒者偃息談笑而郤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戍鄭虎牢

謝湜曰戍鄭虎牢晉命也諸侯為之也不書諸侯者諸侯心力不一故也虎牢不若戍陳之善也陳已背楚矣楚為陳害而諸侯戍之將以安陳也安陳中國

之義也上書楚師伐陳而下書諸侯救陳則魯人之戍陳其善可知矣鄭雖有即楚之罪也然諸侯服鄭未嘗以義也或城虎牢偪之或合諸侯伐之或戍虎牢阨之而已戍虎牢將以危鄭也危鄭中國之不義也上書諸侯伐鄭而下書楚師救鄭則魯人之戍鄭虎牢其不善可知矣戍虎牢書鄭者以明虎牢鄭之分地而歸之鄭也以虎牢歸鄭罪諸侯之專虎牢也胡安國曰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

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卒若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耳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

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
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荊楚之
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謝湜曰救鄭恤之也恤之義也救而恤之為義則戍
而病之不義可知矣書楚救鄭所以責諸侯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謝湜曰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因民力多寡厚薄而為之制也多乎此則傷民少乎此則傷國魯雖次國其地皆大國之地自入春秋人民彫耗兵不滿三軍久矣襄公欲為三軍故稱作作興建之名也以兵不足故作丘甲以丘甲不足故作三軍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强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

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文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

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者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朱熹曰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

呂祖謙曰作三軍胡春秋以為魯本三軍想周公受封之初賜之三軍或後來子孫微弱減削不可知或欲減之以避霸國貢稅亦不可知然此作三軍季氏之心最不善孟氏最弱四分其人三分歸公而已取

其一叔孫取其二季氏盡征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謝氏曰免牲以郊事不吉而免之也免牛以牛體不完而免之也然則免牛之為不敬又甚於免牲可知也無牲可免則謂之不郊而不稱牲無牛可免則謂之不郊而不稱牛然則不郊之為不敬又甚於免牛可知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

未同盟于亳城北

程頤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

覆

謝湜曰鄭未服故鄭舍之侵宋以舍之侵宋故諸侯

復伐鄭鄭服故盟于亳城北以鄭服而盟故稱同盟

亳城鄭地

胡安國曰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

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呂祖謙曰同盟于亳北載書皆大與前戲之書不同毋保姦與留慝同大槩則是毋保藏鄰國之姦惡

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謝湜曰鄭伯從楚伐宋以其背晉也亳北之盟口血未乾而簡公背之罪其違同盟也

吕祖謙曰楚鄭伐宋此出子展之謀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程頤曰頤讀春秋至蕭魚之會嘆曰至誠之能感人也晉悼公推誠以待反覆之鄭信而不疑鄭伯自是不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又曰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鄭又服

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

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

晉者二十四年

謝湜曰鄭伯從楚伐宋故諸侯復伐鄭伐而會于蕭

魚以鄭伯服晉而出會諸侯也悼公以鄭之反覆也

二年之間四合諸侯伐鄭大則齊宋魯衛小則曹莒

邾滕薛杞莫不順命而從鄭人知楚之不可恃也由

是一意歸于中國不待兵革久淹不待誓盟要約以誠意出會諸侯是會也諸侯歸鄭因納斥候禁侵掠是會也以伐事始以會事終是後鄭人不復從楚而干戈休息者二十餘年然則蕭魚之會會之美者也

書會于蕭魚善之也

胡安國曰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

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呂祖謙曰蕭魚之會是鄭人實服於晉與前後之服晉不同納斥候禁侵掠是鄭以信得示人以不疑晉悼公自蕭魚之會以後雖未全弱畢竟是驕更後來衛之亂不能討伐秦又不肯濟此處皆可見

公至自會

程頤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謝湜曰兩國傳命必有行人行人所以通兩國之信也事有不直罪在國不在行人執非其罪也凡執行人皆稱人貶之也鄭之服於晉也以良霄告服于楚楚咎行人而執之楚之罪可見矣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謝湜曰莒人伐東鄙屢矣魯不能制故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謝湜曰莒人圍台固有罪矣宿受命救台而違指入鄆大夫之專權生事也入鄆書遂罪其專也救台義也入鄆不義也君以義始而臣以不義終季孫宿之罪也

胡安國曰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

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呂祖謙曰台鄆皆莒地後入魯

夏晉侯使士鲂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謝湜曰吳子壽夢會同赴告通於中國故書卒不書葬黜其號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呂祖謙曰秦楚伐宋欲聊以報晉之取鄭

公如晉

謝湜曰襄公幼弱政出大夫故公數朝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

謝湜曰邿微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謝湜曰楚子楚共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謝湜曰諸侯會吳欲以病楚且諸樊新立故也殊會吳狄之也魯書二卿罪其廢國事也向宋地

胡安國曰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

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呂祖謙曰范宣子數吳之不德必會諸侯而數之者晉為霸主故欲明大義以示諸侯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謝湜曰十年晉師伐秦十一年秦人伐晉秦晉報怨相攻未之息也故晉率列國大夫伐秦晉士匄春會列國大夫會吳晉荀偃夏會列國大夫伐秦諸侯委任大夫益重而列國之權皆大夫專之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謝湜曰獻公出奔公羊稱名是也獻公以不道自取播越其位絶於國以故出奔書名獻公之出孫林父逐之也臣無逐君之道故君雖見逐春秋亦以自奔

為文

范祖禹曰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

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葢仲尼筆削不同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祝宗告亡且

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謝湜曰自中國會吳吳數為楚害故楚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謝湜曰衛孫林父以臣逼君而晉士匄率大夫會之

士匄以大國之力爲惡首而黨逆臣也諸侯曰微大夫曰强以此而已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程氏學曰婚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義何以興而風化何以成乎

謝湜曰王后配天子以主宗廟社稷者也其體尊矣

以王后之尊而不以三公逆之非所以敬宗廟社稷也王后上以母道育天下下以婦道風天下其體重矣以王后之重而不以三公逆之非所以母天下而育之風天下而勸之也王后書劉夏著王室婚姻之失道也劉夏王國之士故書名

胡安國曰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劉夏也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重天下之母矣然則如何使卿往

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婚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程氏學曰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武備不謹邑城見圍救患當速救成至遇公畏齊而不敢至成也由不能救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季孫能救故城郛見

壞而城也

謝湜曰伐我北鄙圍成靈公為魯之難也救成至遇襄公畏齊之强也宿豹帥師城成郛以成郛見壞而城之也邊邑遇難救之不可以緩也至遇不行則魯人無救援之力也此所以成郛為齊所壞而城邑幾危也為千乘主而力不能出救一邑則公之萎薾不振可知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

謝湜曰武備不嚴故四鄙為鄰國侵伐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朱熹曰晉悼公幼年聰惠似周世宗或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入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别當時厲公弑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大晴光景都别赫然為之一新

又問勝桓公否曰儘勝但桓公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熹嘗謂晉悼公周武帝周世宗三人是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

呂祖謙曰厲公既弑悼公初立若論事勢晉自襄公以來權柄浸移臣下至靈公之弑臣下之權漸重到得厲公既弑之後最是難為時節然悼公即位之後自朝廷至於田野曠然大變使復見文公之威儀綱紀此見得悼公得要領處悼公自大夫逆于清原之

日先與之定要約凡晉之驕臣皆聳然股栗此亦是
正其紀綱此一段正與厲公相反厲公未入之初許
賂中大夫惟恐不得入今悼公先與羣臣要約而後
肯大抵天下之事須是初時做得是若太阿倒持已
授他柄那時如何正得是時悼公即位之始先逐不
臣者七人以明君臣之義使威令赫然始命百官施
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
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大布曠蕩之澤使霸業復

興是知霸業之所以興者一則明要約如悼公初入之言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如此等言是也二則立威令如逐不臣者七人是也三則布恩惠如施舍已責是也四則定規模如命荀家等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也五則舉賢才如六官之長舉不失德已下是也晉悼公之所以霸其規模根本皆在於此又曰晉悼公再修文公之霸業復使晉之威令赫然布於諸侯自襄公厲公未有如悼公者所以後世

論晉之霸業必須稱悼公然其間亦有得有失其小處固不足論今則論其大處所謂得之大者向者固已言之至其大失却未有說出晉自厲公以來政事弛墮權移臣下悼公初立方其朝於武宫逐不臣者七人固已能攬權柄使上下知所畏到此為之一新固是得之大若失之大者是何處晉自襄公以後權在臣下世世都如此自襄公時先軫不顧而唾已有臣强之漸後來靈公以下馴至厲公威令在臣下以

悼公之霸一時収晉國之權及細考之政在臣下君弱臣强根本之患元不曾除去悼公事不一如十年荀罃為元帥荀偃士匄請伐偪陽罃不能違卒從之及十四年偃為元帥令軍中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很僻從下軍而歸當時此事甚不一自此數事觀之以悼公之明其臣尚如此後六卿遂至分晉在悼公論固如是今則論時深為晉惜自晉傳至悼公出來禍亂萌芽當盡掃去悼公自以

在自家粗可以辦事止說目前不能深憂遠慮此是悼公大夫後不免至於六卿分晉正如唐宦官之盛敬宗文宗皆不能去此二君柔懦無志固不足論以武宗之英武宣宗之明察反不能去唐家宦官之禍亂根本宦官之固盤根錯節不能盡去但能使之稍戢不為大害而已此所以終不免朱全忠之患武宣唐之賢君二君自可除宦官之禍既不能去後來何緣去得晉自襄公厲公以來都不能去權臣至于悼

公亦晉之賢君郤都不理會後來如何去得以此見
悼公規模狹小雖有違命之臣反將就容養悼公自以
為辦事得一時之便不知亂根所在子孫之所深憂
惜乎以悼公之明臣强可削而不能削也
獻俘反謂夷俘偪陽乃魯之附庸國而謂之夷俘晉
自穆襄以來滅耿滅霍滅虞滅虢非不多也皆未嘗
隱其名而謂之夷俘悼公君臣稍賢獨知中國自相
屠戮之耻遮蓋其名謂之夷俘又不欲盡滅其嗣使

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其賢可見然就此責之既知其罪自當不為乃隱其名上欺先君下欺國人自可見悼公大失所在所以不忍書滅使周内史者可見制度尚在周官内史之職掌八柄曰爵曰賞以封諸侯晉要封偪陽必命周内史此周之官制尚在左氏與周禮源流體統相接

春秋集義卷三十九